



作品

高阳

◎ 著

历史小说

# 林冲夜奔



LINCHONGYEBEN



华夏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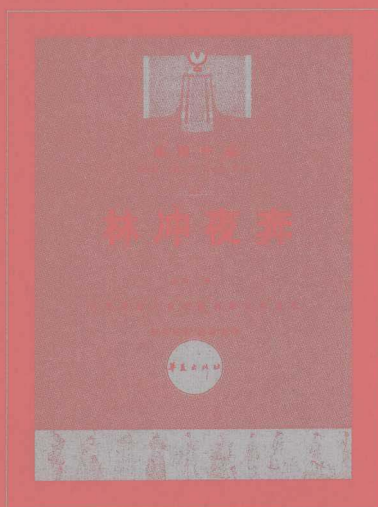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/374+36

2007

高阳作品

# 林冲夜奔

高阳 著

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冲夜奔 / 高阳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-7-5080-4419-4

I. 林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9250号

大陆繁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林冲夜奔

作 者: 高 阳

责任编辑: 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: 垢文涛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 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10 1/16

印 张: 14.5

字 数: 287千字

版 次: 2007年10月北京第2版

印 次: 200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7.00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## ■ 作者简介 ■

高阳1922-1992: 台湾已故著名作家。本名许晏骈，字雁冰，笔名郡望、吏鱼，出生于钱塘望族。

大学未毕业，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，当了空军军官。

1948年随军赴台湾。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。退伍后任台湾《中华日报》主编，还一度出任《中央日报》特约主笔。

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，曾以“野翰林”自道。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，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。

1962年，高阳受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《李娃》，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，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。尔后发表的《慈禧全传》及胡雪岩三部曲《胡雪岩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灯火楼台》，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。

高阳一生著作一共有90余部，约105册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，情节跌宕，旨在传神，写人物时抓住特征，寥寥数语，境界全出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林冲夜奔 ..... | ( 1 ) |
| 翠屏山 .....  | (58)  |

## 林冲夜奔

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大宋代后周而兴。宋太祖天性仁厚和平，不喜杀戮；加以原是周世宗柴荣宠信的大将，感念旧恩，所以待柴氏的子孙最厚。

后周失国，禅位的恭帝，改号“郑王”，安置房州，度过了十四年安闲岁月才去世，太祖素服致哀，辍朝十日。到了仁宗年间，柴氏子孙有的封了世袭的“崇义公”，有的做了“三班奉职”的武官，有的经商，有的务农，散居各方，安享太平。也有犯了罪的，却是多蒙赦免。相传太祖登基之初，在太庙寝殿中立了一块“誓碑”，外遮销金黄幔，封闭极严；传下遗命，后世新天子即位，到太庙行了礼，便须秘密瞻视这块誓碑。碑上有誓词三款，一款是说：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；另一款就是厚待柴氏子孙，“有罪不得加刑，纵犯谋逆，止于狱内赐尽，不得市曹刑戮，亦不得连坐亲属。”因为这个缘故，各地的柴氏子孙，在他人都是另眼相看的。

其中有一支柴氏后裔，世居沧州，祖上传下来不少盐田，历来都是自恃不怕犯法，专卖私盐，数世蓄积，成了沧州的首富。传到第四代的这位柴大官人，单名一个进字，外号“小旋风”，生性好武，人极慷慨，喜欢结纳江湖豪侠之士，九流三教，来者不拒，门下流品不齐。久而久之，洁身自好的望而却步，投奔来的尽是一些犯了罪的亡命之徒；至于盐枭之流，把柴大官人庄园当作自己家里，自然更不消说得。

这一天，“小旋风”柴进出猎回来，到得庄前下了马，把马缰甩给伴当，昂然直入，一眼瞥见三个人，随即站住脚，指着个戴枷的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不待那人回答，紧接着又说：“原来是个军犯！姓甚名谁，刺配何处？”

这是看到了脸上的金印，“我，林冲。”林冲自觉羞惭，把头低着。

“原是东京禁军教头，只因……。”

“你说你是谁？”柴进高声拉断了董超的话，“是使得好枪棒的八十万禁军林教头？”

“正是，正是。”董超连连点头。

“幸会，幸会！”柴进爽朗地笑着，“快请进来。”

到得堂上，柴进先不忙招呼林冲，把两个解差，引到一旁，请教姓名；董超表明了身份，又说来由：“原是路口酒店的指点，说大官人曾经嘱咐，凡有军犯路过，

## 高阳作品

务必引到宝庄相叙。因此冒昧求见。”

“说甚冒昧？”柴进笑道：“倒是我有句冒昧的话，不知该不该说？”

“大官人只管吩咐。”

“我要借那面枷上的钥匙用一用。”

“我当是什么事？”董超也笑了，“不消大官人费心，小人来料理。”

说着，董超走了过去，把林冲的枷卸开。就这时候，厅旁走来两名庄汉，一个托出一盘肉、一壶酒、一大盘饼；一个捧出一袋米，米上置着十贯钱，正往下放，只听柴进喝道：“蠢才，怎的不知高下？快收进去！取我自用的新头巾来。”

庄汉喏喏连声地走了回去，取来一顶簇新的皂纱转角簇花巾，柴进亲自接到手里，递与林冲；等他扎戴整齐，方始见礼，互道仰慕。

等林冲略略说了缘由，柴进喜不自胜：“原来就在沧州！已到地头，尽自消停几日，好好叙他一叙。”

那些庄汉见此光景，知道这名军犯，非比寻常；早已传话到小厨房，整治筵席。一面搭开桌椅，捧出款待特客的银器来摆设席面。

“休得如此！”林冲十分不安，“一个刺配的军犯，不敢当此盛筵。”

“哪里话！在州官衙门你须受他的刑法，在我柴进这里，你便是上宾。”

“柴大官人这等看待一个穷途末路的罪犯，反叫我为难，不知将来如何报答？”

“林兄，这便是你的不是了。”柴进不以为然，“怎说得‘报答’二字？”

看这神情，林冲知道，倘再谦虚，便显得故意作假了。于是一切听从柴进的安排，等开席时，要他上坐，也就居之不疑。

面对着佳肴美酒，心感柴进的情意殷挚，自然而然地想起自己的身份，和未遇鲁智深以前的种种苦楚；林冲自觉此番境遇，无异登仙。那一场没来由的官司，对他是个极大的教训，人静梦回，细想世途，把“谦受益、满招损”六个字，颠来倒去，想得极其透彻；所以此时虽居上位，却丝毫不敢摆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架子。不独是对胜国王孙的主人，就是那两名教他吃足苦头的解差，他也不敢怠慢，言语谦抑，礼数小心，倒像是个居于末座，伺候贵人的陪客。

小旋风柴进既有江湖的豪气，也有纨绔的习气，但到底出身不同，看出林冲是以阶下囚而为座上客，记着本分，才这等拘谨，越发爱重；连带对那两名解差也颇假以词色——董超、薛霸何曾受过这等礼遇？受宠若惊即不免张皇失措，不是碰掉了银箸，就是撞翻了汤碗；柴进便有些厌烦，“两位酒醉了！”他向身旁的小僮说道，“取点心来！与两位吃饭了，送去客房安置。”

## 林冲夜奔

于是端了两笼炊饼、一盘蜜糕出来；董超、薛霸吃得饱了，双双起身告谢，自去歇息。

“这才得清静！”柴进笑道，“你我好好吃他几盅，也说几句知心话。”

当下洗杯更酌，另外换上一桌细巧果子下酒；林冲因为那两个解差不在席上，心里仿佛觉得宽松些，便不似先前那样，酒不敢多饮，话不肯多说了。

“林兄！有句话动问，你怎落得这般光景？若有委屈之处，说与我知，我替你作主。”

“多谢大官人！唉，年灾月晦，不说也罢。”林冲指着刚升的一轮皓月又说：“这等好时光，原该叙些得意的乐事，等我说个朋友你听。”

说的这个朋友，自然是鲁智深，如何一见倾心，结成异姓手足；如何急人之难，苦心调停；如何绝处逢生，野猪林得他来救；这一说鲁智深，便把他的冤屈也申诉了。

一席话把柴进听得忽悲忽喜，如醉如痴，骂完了高俅父子和陆谦，一颗心便全在鲁智深身上，“怎得与此人见一见才好！”他不住搓着手说，焦急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“这倒是我的不是了。”林冲又欢喜、又不安地笑着说，“白白里害大官人牵肠挂肚。”

“唉！林兄，不瞒你说，我柴进在江湖上，也还有个疏财仗义的名声，会过的人也不少，就不曾交着这等一个好朋友，想来是我福薄！”

“原都是缘分。时候一到，遇着的人，每每是意想不到的。”

“这话不错。”柴进点点头说，“譬如今日得遇你林兄，不是缘分是什么？”

“大官人要交我鲁大哥，也还不难，等消停些日子，我觅便写封书子——”

话还未完，只听庄客喊道：“教师来也！”就此把林冲的话头打断了。

“来得好，请来一起坐。”柴进吩咐小僮：“添杯箸来！”

林冲听见称做“教师”，不敢失礼，急忙站了起来，含笑迎候；只见那个教师，歪戴着一顶头巾，挺着个胸脯子，大刺刺地走了进来，只斜着眼看林冲。

林冲自然看不得他这副形相，转念一想，敬教师便是敬柴进，顿时成见尽消，走到下方，等他回过身来时，随即躬身唱个喏说：“林冲参拜！”

那人全不理睬，也不还礼，把个躬着身的林冲，僵在那里，动弹不得。柴进慌忙走来引见，手指着说道：“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；这位是洪教师。且请相见。”

林冲这下才得拜了下去；洪教师冷冷地说道：“休拜，起来！”

## 高阳作品

柴进心内不悦。等林冲来让座时，洪教师连个“谢”字都不说，自顾在首席坐下，林冲便坐了陪位。柴进心内越发不快。

等坐定了，洪教师问道：“大官人今日何故厚待配军？”

柴进觉得他的话问得可笑，随口笑道：“这位非比寻常，乃是八十万禁军中，有名的教头，何能轻慢？”

“哼！”洪教师冷笑一声，身子往后一仰，眼睛看着半空中，“只因你好习拳棒，往往流配军犯，都来倚草附木，都道‘我是教头’，谁知底细来？无非知得大官人慷慨好客，看想些酒食钱米；你财大势雄，周济囚犯，原也不妨，却怎的奉作上宾，不叫人看低了大官人你的身份？”

叽叽呱呱这一阵乌老鸦似的乱叫，柴进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只好歹是个宾客，不便发作，先用抚慰的眼色看了看林冲，然后转脸对洪教师，忍着气说了句：“人不可貌相，休小觑他。”

洪教师见他对林冲的眼色，已怨他不知好歹，听了“休小觑他”这一句话，更加怒气上冲，跳起身来，把张脸胀得通红，指着林冲，向柴进厉声说道：“我不信他！他敢和我使一趟棒看，我便道他是真教头！”

柴进气得要发抖，一转念间，觉得妙极！顿时大笑着说：“也好，也好！林兄，你心下如何？”

林冲已打定了主意，只看柴进的份上，不与这妄人计较，便摇摇头笑道：“我不敢！”

这神情竟是不屑一顾！洪教师怒不可遏，加以柴进与他称兄道弟，益觉酸气直冲脑门，恨不得把林冲一棒打杀，煞白了脸，只说：“来、来！手下见真假，扯那些谈话，抵不得事！”说着，走到堂前，转身看着，是立等非动手不可的样子。

柴进一来要看林冲的本事，二来要林冲赢了，好灭那厮的嘴，三来趁此机会，好厚赠林冲。因此，他站起身来拉住了林冲的臂膀：“以武会友，也是常事。洪教师手下得了得，只怕你不是对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使了个眼色。

林冲会意，是柴进要他拿出本事来教训这个妄人。原是碍着柴进的面子，既然如此，便不须再推辞了。

“生疏多日，兼以脚下还有些伤，若有失手时，大官人休得笑话。”

在林冲原是交代门面话，那洪教师却又听得不入耳了，“说这些无味的话做甚？”他扬着脸说，“便功夫不生疏，脚下不伤，又赢得了哪个？”

林冲不响，心里寻思：看柴大官人的金面，本待点到为止，如今少不得打你个心服口服。

当下一齐出了厅，庄前便是一片颇平整的场子，皓月当空，极便较量。这时庄客早捧了一捆枣木棒来，“唰唰唰”往地上一丢，洪教师抢着先取了根称手的在手里，林冲便随手捡了一枝，两人一东一西，相向站定，一个横眉怒目，一个气定神闲，柴进看这光景，便知胜负已定。

“且慢！”他双手一拦，走到两人中间说道：“两位教头比武，非比其他。我来下个彩。”说完，叫小僮去取银子——朱漆盘里银光闪闪两锭大元宝，足一百两：“哪位赢了，便以这不腆之仪奉赠。倘或失手带伤，我自延医诊治。却休落了残疾，还请手下留情。”

说到最后一句，眼睛望着林冲去看，是打他的招呼。洪教师大吼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”猛然跳起，“刷”地一棒，往林冲当头便砸。

林冲原是有防备的，一跃避开；不但自己避开，还顺手拖了柴进一把——柴进未曾想到洪教师这等不讲比武的规矩，猝不及防，吃了一惊；等停停神细看，林冲已经连避三棒，退得老远了。

他是看洪教师的功夫，稀松平常，像这等一条棒，八十万禁军中，少说也有上千，所以不肯还手。不道洪教师却当他怕他，心内得意，越发起劲，把条枣木棒抡圆了，穷追猛打；林冲也依旧是连连退让。这一下把个柴进急坏了，高声叫道：“林兄，你真不肯叫人开开眼界？”

一听这话，林冲随就变了势子，等洪教师的棒扫过来，便顺手一磕，也不曾用多大劲，洪教师便觉手里一震，那条棒飞也似地宕了回来，几乎打着自己的头。

洪教师如果见机，便应住手，无奈满话说在前，欲罢不能，加以还存着侥幸之心，妄想林冲有个失手，就好翻本，所以依然鼓起劲来，极力招架，百忙里还要偷袭一招，真个像拼命了。

这一来，林冲也不免着恼，一连数棒，着着进逼，有一棒已经点到洪教师肩头，照理便已落败，应该罢手，他却耍赖不顾，依旧发招反扑，丝毫不让。

林冲愣得一愣，心里在骂：“好个没廉耻、不知趣的妄人，你自己要剥你的面皮，待我成全了你！”

于是林冲把手中棒往外一送，顺势高举，成了个“举火烧天”势，门户大敞；洪教师不知是计，心里大喜：合该这厮要败在我手里！一个念头不曾转完，那根枣木棒已用足了劲，横扫过来。

一旁凝神静观的小旋风柴进，却是急坏了！心里只怨林冲：怎的如此大意？明明已胜定了的，偏偏出此一招，岂不是自作孽，不可活？

就这提心吊胆、皱眉顿足的一刻，只见右手高举、右足拳起、身子外倾的林

冲，竟顺势往下一跌，洪教师的那一棒，从他身上越过，扫了个空，刚喊得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只见贴地一棒横扫跳避不及，着了一下——林冲怕打折了他的腿，不曾用力；但就像林冲娘子使撑窗棍打高衙内一样，脚胫骨上是最吃不起苦的地方；一阵冷汗淋漓，不由得便站不住脚。

等教师这面栽倒，那面林冲已一跃而起。这败中取胜的一记险招，不但那些围观的庄汉听都未听过，连柴进也是初次见识，当下暴雷也似地喝一声彩，纷纷都围了上来。洪教师自觉无趣，趁这乱哄哄的一刻，熬着痛爬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迳自出庄而去。

“林兄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柴进笑嘻嘻地说了这一句，又回头喊道：“快取花红来！再拿酒，待我庆贺。”

一盘银元宝捧了来，柴进亲自奉赠，林冲不受。

“原是无奈何动手，不敢当此厚赐。”林冲又说，“何况有罪在身，何用这些财物？”

“错了，错了！往后你要用银子的时候多得是，休得推辞，不好看相。”

推来让去半天，林冲只得收受，却说暂且寄放，待动身时再取，柴进也只好允了。等取来了酒，立饮三杯，柴进不住夸奖，林冲心内却不见得高兴，暗自失悔，又结了个冤家！

一想到此，便即问道：“洪教师呢？”

“出庄去了。”有个庄汉大声回答。

柴进想想也不妥，嗔怪那庄汉说：“怎的不拦住？”

洪教师素来不得人缘，那庄汉冷笑答道：“又不是少不得的一个人，谁要拦他？早走早好！”

“话不是这等说。”柴进回身向那小僮说道：“你远远去看了来回报，洪教师可在他自己屋内？”

小僮应了声，急步而去。柴进和林冲回到厅上，重新又温酒来吃；刚吃得一杯，小僮转来回报，说看门的眼见洪教师出庄投西，问他不答，只怕再也无脸回来了。

“这都是我的不是！”林冲不安地说，“替大官人得罪了宾客。”

“你休放在心上。实不相瞒，这位教师，原是不受尊敬的。”柴进停了一下又说：“也罢，相与一场，少不得还尽我的心。”

于是他命人取了五十两银子，追了去送给洪教师，说是相赠的盘缠。林冲见此处置，才稍稍放下了心。

这夜几乎吃了一夜的酒，论道谈艺，相见恨晚。如此一连数日，柴进只留住了不放。对两名解差，自然也是大酒大肉款待；但日子一久，董超、薛霸心里不免着急。这天刮了一夜的西风，第二日一早起身，只见黄叶满阶，却又潇潇地下起雨来，益添愁思。

董超耐不得了，去寻着了林冲，悄声商量：“教头，秋深了！我们弟兄还要赶回去，残年腊月，雨啊、雪啊的，路上不好走。”

“是啊！我比两位心里还要急，也不知告辞多少次，无奈柴大官人情意特厚，真个无法。”林冲又安慰着他们俩说：“两位放心，我再与他去说，总在这一两日内一定动身。”

等这天午后，柴进料理家务完毕，照例兴冲冲来觅林冲，置酒欢饮。坐上桌，第一杯酒林冲就不肯吃，陪笑说道：“大官人——”

话还未说完，柴进便抢着说道：“林兄，你吃酒！吃了再说。”

“怎的？”

“看今日的光景，你敬酒不肯吃，要吃罚酒！”

“说得在理，我自然受罚。”林冲又陪着笑说，“大官人，你须教我心服。”

“又是‘大官人’！罚两杯。”这下才明白！柴进不知已说过多少次，无须用此称呼，反倒显得生分；林冲只是不肯称兄道弟——情分上的事，原勉强不来，柴进也不便苦劝，却不道此刻忽反常态，林冲不觉诧异，只好先干了两杯酒。

“这才是！”柴进满怀欣悦，“林兄，我陪你两杯，从今以后，随你叫我兄弟也好，叫我名字也好，只再休提‘大官人’三字，不然还要罚你！”说着把两杯酒并入一个细瓷碗中，一饮而尽。

林冲十分感动，茫然不知所措之中，忽然有了个计较，便即说道：“若依得我一件事时，我便无不听从。不依我时，我依旧只叫你大官人。”

柴进笑了，“不知林兄也这等急赖！”他又干了一杯酒，“你说，你说！只我柴进办得到，无不依你。”

“自然是办得到的。”林冲站起身，执壶替他斟了酒，又把自己杯中斟得满满，放下酒壶，双手高举酒杯，饮干了照一照杯说：“柴兄，我明日一早动身，不敢惊动，就这席辞行了！”

“说哪里话？”柴进大声嚷了这一句，自己也觉得不勉强人所难，想了半天说道：“我不多留林兄，三天如何？”

于是商定再留三日；三日期满，恋恋不舍，又留了一日。第四天早饭以后，柴进捧出二百两银子，都是十两、五两的小锭，打成一个包里；另外写下一封书信，

亲手交与林冲：“林兄，沧州牢城管营，原是熟人，颇有交谊，有我这一封书去，你不得吃苦——本当亲自送到沧州，只是近来有闲言闲语，说我结交官府，不得不避一避嫌疑，还请见谅。”

“就如此已报答不尽。”林冲既喜欢、又感伤地说：“我遭了这场横祸，却交了两个知己，真正是因祸得福了。”

“这也是天意安排。林兄只管放心前去，三两年若得朝廷有恩赦之命，我打点你脱罪。那时索性将嫂子搬了来，在沧州落籍，你我朝夕盘桓，岂非快事？”

提到妻子，林冲不觉黯然，“果真有此一天，我必如兄所命。”说道，拜了下去：“柴兄，我告辞了！”

柴进急忙也跪了下去，彼此相扶着，四目相视，都觉得心中有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？

董超忍不住在旁边开口了：“两位都请起来吧！又不是隔着千山万水，都在沧州，见面不难，怎的泪汪汪的？不灭了英雄气概！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柴进强笑着扶起林冲，“不想教他取笑了去。”

等他站起身来，董超枷在手，陪笑说道：“大官人，教头，我可要得罪了。”

“言重了！这几日十分承情；我略有点小意思，休嫌菲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从袖子里摸出两个红纸包，塞在董超和薛霸手里。

两名解差，每人又得了十两银子的好处，看待林冲，越发客气，替他背了包裹，领着出门；柴进步行相送，出了村子，方始珍重道别。

走了有四五步，林冲回头一望，却不道柴进还站在那里目送；如此情重，益觉难堪，急忙回身，挺一挺胸，洒开大步，直奔沧州南城。只是脚下轻快，肩头沉重，一个鲁智深、一个柴进，对这两个人的情分，颇有不胜负荷之感。

进得南城，正放午炮。这倒好，不用问路，寻着声音，自然到了衙前。两名解差先下了客店，洗脸用饭，顺便也道了别；然后替林冲系上包裹，迳投州衙司法厅，办了解交批回的手续；董超、薛霸的公事有了交代，向林冲唱个喏，说声“保重”，管自己去了。

换上沧州衙门手铐的林冲，当天转送牢城收管。沧州牢城在西门外，一圈土墙，一角碉楼，这方圆三里的范围之内，关的都是军犯窃盗，良莠不齐；历来都用严刑峻法，以为压制。林冲识得其中的利害，格外小心，一步不敢乱走；把个包裹放在脚下，静静地等在牢房里，听候点视。

那些早在这里的罪犯，见林冲虽然戴着手铐，却是风度端凝，气宇不凡；又在柴进庄上，养得白白胖胖，加以心存谦谨，英气尽敛，因而看上去像个忠厚多福的

财主似的，叫人乐于亲近，便纷纷走来搭讪。

“这里的管营、差拨，十分厉害——只是见钱眼开，诸事都好商量。不然一百杀威棒，打得你死去活来。”有个瘸子指着自己的左脚说，“我这只脚，便是这等打坏了的。”

“多承指教。”林冲悄声问道：“若要使钱，不知该送多少？”

那人把手张开了一伸，刚要说话，忽又住了口，悄悄地溜了开去。

是差拨到了，挺胸凸肚地走了进来，扬着脸问道：“哪个是新来的配军？”

林冲上前唱个喏答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

“你可懂这里的规矩？”

“小人初到，不知有甚规矩？”

那差拨只当他装糊涂，顿时变了脸，指着鼻子骂道：“你这个贼配军！见我如何不拜，只来唱喏？怪道你这厮在东京做出这等事来！大刺刺地，叫人哪只眼看得上你？你啊，满脸饿纹，一世发不得迹。你这打不死、拷不杀的贼囚！看我收拾你。”

一顿臭骂，把林冲弄得摸不着头脑；见那瘸子又把手伸了伸，方始恍然大悟。

于是赶紧赔笑道：“差拨哥！我懂了‘规矩’，请稍待。”说着伸手到包裹里摸出一大一小两锭银子，捧了过去，“这五两送与差拨哥买酒吃，十两孝敬管营，就烦差拨哥代为递一递。”

差拨的那张脸上，就如黄梅天气一般，见了银子，阴霾尽扫，云层里透出金光，满脸堆欢地说：“林教头，我也久闻大名，真个是好男子汉！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？目下一时之苦，久后必然发迹，且耐心守一守。”

“全靠差拨哥看顾。”林冲又伸手到包裹里，“还有封书信，拜烦一起呈与管营。”

差拨也识得几个字，一看封皮，埋怨林冲：“林教头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！有柴大官人的书信，何不早说？这一封书值一锭金子。来、来，且先‘过堂’。”他把林冲拉了出去，又轻声说道：“等要打杀威棒时，你只说有病吃不得棒，我自来与你支吾。要装得像，瞒生人耳目。”

等上了堂、点过名，管营问道：“林冲，你可识得字？”

“小人略识得些。”

“既识字，且自去看。”管营把手往后一指。

林冲抬头看时，管营身后壁上，高悬一面虎头牌，上面大书：“祖制：凡牢城收管配军，点验之时，杖臀一百，以儆凶顽。”想来这是“杀威棒”了。

“上告管营，”林冲依计而行，“小人有病，吃不得棒！”

“混账！”管营把公案一拍，“睁着眼说瞎话，你待骗谁？你这厮倒会撒谎，养得又白又胖，哪里是有病？”

“启管营，这配军委实有病，他是痔疮，脸上看不出来。”差拨说到这里，伸开五指，往上一伸。

管营会意，点点头说：“果然有病，权且寄下这一顿棒，待痊愈了再打。”

过完了堂，差拨来到后厅，将林冲孝敬的银子——他落了一半，只得五两，连柴进的书信，一起送了给管营。

柴进的信写得极其切实，一看便知与林冲的交情不同泛泛，自然不肯再受那五两银子的“孝敬”，便即吩咐差拨：“把这五两头退了去！这配军是柴进的好朋友——平日不曾少使了柴进的钱，些须小事，该当照看。”

“喳！”差拨响亮地答应一声，心里好生欢喜，这五两银子自然不必客气，落入腰包，额外想个花样，还可以捞他几文。

正在这样盘算着，管营又说：“看柴进的面上，须得把这林冲好好安置。可有什么清闲职司？”

“有，有！”差拨想起有个地方的看守，得福不知，久无孝敬，正好换人，“天王堂的看守，素常懈怠，不如换了这林冲去。”

管营的点点头：“也罢，且先安置在天王堂。”

差拨答应一声，兴冲冲地来觅着了林冲，拉到僻处，十分关切地说道：“林教头，我先与你开了手铐，也轻松些。”

手铐一开，林冲心头先轻松了，一路来不管是一面枷、一副手铐，纵得暂时卸开，总还有戴上的时候；只有此刻一卸，是真正的宽免，从此安分守己，双手便永无拘束，岂非可喜之事。

于是他揉一揉手腕，唱个喏称谢：“多蒙差拨哥照应，我另有谢礼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我再不好意思受你的谢礼了。倒是有个职司，你若肯出谢礼，我替你花些心思去谋干了来，林教头，那时你就舒服了。”

“好啊！”林冲欣然答说，“全仗费心。”

“既然你愿出谢礼，又信得过我，便再出二十两银子——这个职司值四十两，一则我久仰林教头，再则柴大官人的面子，拼着说破嘴唇替你去谋成了他。只有一件，若不成时，我原物奉还，你休怨我。”

“差拨哥说笑话了，我不是那不知好歹的人。”说着又取二十两银子递了过去。

“我此刻便去，你静听我的好消息。”

过了有顿饭时分，差拨走了来说：“成了！此刻便去接事。”

林冲自然欣慰，少不得问一句：“是何职司？”

“你可知天王堂？”

“身为军汉，怎不知天王堂？却未想到牢城中也有。”

“牢城也是军营。”差拨说道：“从今日起，你便看守天王堂，每日里只不过扫地烧香，是这里第一个清闲职司。”

林冲喜出望外——他就怕罚当苦役；苦倒不怕，就怕监工的头儿，作威作福，受不得气，迟早有场架打，大小又是祸事。如今派在天王堂，与人无争，真正可以免祸了。

当下带到王天堂，差拨传达了管营的命令；原来看守的配军，不敢不遵，快快地交出了钥匙。林冲接了事，又取二两碎银子，托差拨买了些酒肉来，邀同原来的看守，一起吃了一顿；就在神龛后面，展开卧具，倒头便睡。

第二天一早起身，先焚香、后扫地，诸事妥贴，清闲自在。看着那一丈多高的金身，不免想到东京禁军，那里也有个天王堂，比这里大得多——凡有军营之处，几乎都有天王堂，那还是唐朝传下来的规矩，相传天宝初年，西番侵犯安西，守将急报朝廷，请发援兵；唐明皇下诏高僧不空、三藏，诵念仁王护国经消灾。后来安西守将奏报，说有金甲尊神，从天而降，鼓角高鸣，大奋神威，把人寇西番杀得落花流水。这位尊神，照安西所呈的图形来看，就是毘沙门天王的第二个儿子，名唤独健，唐明皇答谢神庥，敕谕各藩镇所在州府，于西北角建立天王堂。却不知如何普遍传入军营？

东京禁军营中的天王堂，是林冲常到之处。因为那里院子宽敞，而且严密；禁军中有些肯上进的弟兄，想林冲格外指点，常借天王堂作个聚会之地，十分恭维林冲。想不到今日在牢城中的天王堂，干的是这等低微的职司，抚今追昔，不免感慨。

思绪一转，想到妻子，益发愁肠百结。他在想：目前倒还不要紧，高衙内总要等受了贿的两名解差，回去复命，说是中途已经依计而行，结果了林冲，后患一绝，才敢进一步图谋他人的妻室。只是董超、薛霸一回东京，真相大白，奸计落空，那时恼羞成怒，强抢或是逼奸，都为意中之事。到了这一步，祸事便越闹越大了。

林冲信得过自己妻子，秉性刚烈，断断不肯失身；而岳父张老教头，也不是肯受人欺侮的；再有那鲁大哥，忍而又忍，早就无可再忍；这一闹开来，无论如何收不得场，说不定就是三条人命。

一想到此，忧心如焚，恨不得能星夜赶回东京，拼得自己屈辱到底，好歹要保

得他们的太平无事。无奈身在囹圄，真个“半点不由人”——直到此刻，林冲才知官法可畏，一个人千万犯不得罪！

于是只好自己为自己万般譬解，每日里没事找事，把地上扫了又扫，桌子抹了又抹，香炉、蜡杆，擦拭点尘皆无。半夜里睡不着，便起来打一套拳、舞一路棒——白昼不敢练功；他自知名声太大，若有那配军要跟他讨教，犯了管营、差拨的忌，又惹麻烦，所以一身绝艺，从不敢在人前显露。

转眼秋深，西风卷起黄尘，遮得那月天昏沉沉的，格外叫那有心事的人，觉得岁月难挨。这天黄昏风定，林冲忙忙地正在扫除神桌上的浮土，听得院中有人高叫一声：“林教头！”

声音似乎曾听说过，回脸去看，是个生意人打扮的后生，也觉面善，就是想不起曾在何处见过？

等他走到檐前亮处，那人细看一眼，惊喜交集地说一声：“果然是教头！”随即扑身便拜。

林冲慌忙避到侧面，扶起那人：“你这位小哥，怎的行此大礼？尊姓大名？”

“教头！你连我都认不得？我是李小二。”

“啊——”林冲笑了起来，“怪道面熟！小二，你一向可好？怎的在此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小二急急问道：“我请问教头又怎的到了这里？”

林冲苦笑答道：“恰是你说的，‘说来话长！’来，来，且进来坐了谈。”

李小二点点头，忽然站住脚：“且慢！我去去就来，教头等着我。”

行迹奇特，言语闪烁，把个林冲弄得迷惘了。但李小二那段往事，是记得极清楚的。此人学得一手炉灶上的好手艺，原在林冲住家那条巷口的熟食铺里掌灶，不合与店主不和，又偷店里的钱，被捉住了要送官问罪，恰好林冲经过，善言排解，免了一场官司。李小二在那熟食铺里自然存不得身，却又有些赌账欠在外面，几个泼皮整日价跟在身后恶讨，又是林冲拿钱替他还清。以后就未曾见过，不知如何，竟在异地相逢；人生聚散无端，叫人梦想不到！

正当他沉思前事，大生感慨的时候，瞥见李小二又来了，一手提个食盒，一手拎一壶酒，肩上搭块手巾，腰上插双筷子，走进天王堂，放下食盒，先抹桌子，然后打开食盒，把一大盘杂卖熟食、一大碗酸笋汤，又是一大叠薄饼，都放在桌上，斟好了酒，把腰里的筷子拔出来，用手抹一抹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教头，请坐！”

原来如此！日暮天寒，他乡遇故，正得有这一壶酒来助兴；林冲欣然入座，但亦奇怪：“哪里去弄来的这些好饮食？”

“好什么？现成的东西，凑了些来。教头暂且将就，明日我弄两样精致菜来